

那列慢车

■ 字廷尧

入秋以后，滇西的雨就下得没有章法。云层在洱海上空聚成一块经年未洗的软布，雨水便不紧不慢地从灰蒙蒙的云朵里飘洒下来，逼退暑气，滴滴答答落在大理开往丽江的Y59双层列车上。这是大理去往丽江最慢的一趟火车，一百多公里的路程，快车两个小时即可抵达，而这趟慢车，要在雨幕中度过4个多小时。

暑期旅游旺季已经过去，车厢里依旧拥挤。这趟列车保留着旧式的格局，卧铺改为硬座，一方狭小的卧铺空间，上铺充当了摆放行李的架子，下铺撤去被褥，改成硬座，5个来自不同地方的乘客相互之间都预留了空间，没有显得局促、拥挤，都在一场雨水里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一场即将开启的模糊又已知的行程。

车窗覆着水汽，世界变得朦胧。苍山一点点隐入云层，洱海退入山野，村庄在雨幕里有了轮廓又失去了轮廓，世界只剩下车轮碾过铁轨的响声，“咣当，咣当”，单调，粗粝，持久。雨声细碎，车声沉闷，两种声音叠在一起，压住了整车人的言语，也压住了人心底浮躁的杂念。车厢里所有人保持了统一的沉默，互不打扰，有人趴在窗户上看外面模糊的世界，有人低着头盯着手机修图，年轻的旅行者摊开地图做起行程规划，带小孩的女人起身将位置让给孩子睡觉，自己则走到走廊对着洒在雨里的山景拍照。缓慢的列车不时在一座座小站停车，这些小站，嵌在山野里，站台简单，色彩斑驳，地面被雨水冲得发亮，没有人上下车，停靠的原因只是为了给速度更快的列车让出轨道。每当火车在一座小站停下，就会有孩子从一个个座位上冲到走廊，趴在车窗上，指着站台上的站牌，大声念车站的名字。人们似乎也习惯了这样的停留，稚嫩的童声短暂刺破平静，又恢复到平静，所有人短暂关注眼前，又回归到游离于时代疾速

洪流之外的缓慢光阴之中。

一个月前，我在这趟列车上花了四个小时读完胡性能的小说《猛犸象》，一个月后，我又在这趟列车上花了四个小时重读这篇小说，此时它刚刚在上海“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获得了中篇小说奖。小说的开头，是“我”收到一封牛皮纸信，信封上的字迹熟悉又陌生，信封右下角手写着“宜良001号信箱”，这封信，迟到了半年。在一个讲究时效的年代，一封信慢吞吞地迟到了半年，这个开头，和这趟秋雨中的列车莫名契合。小说中的主人公许东生，绰号“猛犸象”，是个固执的理想主义者，他活在一个日益趋利、提速、迭代人间，却守着一份“铁肩担道义”的赤诚与执拗，像一头冰河时代的巨兽，在风雪中逆着潮流行走，不合时宜，不肯变通。冰河时代早已消融，他注定要成为消逝的那一个，却偏以一身的孤勇对抗着世俗的圆滑与妥协。所有的人都在寻找捷径、匆匆奔赴终点，许东生却在历经亲人离世、友人疏离、牢狱风霜、名声尽毁层层重压下，坚守着理想主义生存的一亩三分地。

像这趟列车，在飞驰的时代轨道上，载着一群旅人以最笨拙的方式绕着山河蜿蜒，让旅人慢下来，静下来，摒弃浮躁以直面山河本色，留住秋雨中的山野，留住土地的沉默和厚重。列车不为抢先抵达某个终点，只为把这一段路完整地走完；许东生也是，他不为赢，只为了不辜负自己认定的事。

雨没有停歇的迹象，银丝依依，远山一层叠着一层，田野、稼穡、民居、道路、群山都在缓缓退去。列车依旧晃晃悠悠向前，接纳着所有人的游离和沉默，只剩下车声与雨声往复循环，沉闷、单调。时代永远在加速迭代，冰河早已消融，猛犸象终将绝迹，可总有些东西，宁可慢，也要把该走的路走完，像这趟雨中的慢车，像这满车沉默的旅人，像那一封迟到了半年的信。



飞跃苍山之颠

方慧敏摄

土楼 | 陆向荣

好久没回老家了
檐下筑巢的燕子
不知道飞去了哪里
童年的老屋却还保留着
父亲上个世纪的土楼
五寸多厚的泥巴
和着牛粪的清香
躺在竹片和芦苇铺就的
暖床之上

这是村庄唯一的土楼了
楼上放着的庄稼越沉
楼下的父母就睡得越踏实
墙角搬家的蚂蚁爬上了
三十多年前栽下的葡萄树
年年开花结果的老葡萄啊
那酸酸甜甜的滋味
适合追忆一段长长的往事
也适合酿一坛醉人的酒

已好久没回老家了
一见面
房顶的炊烟却转了个身
随外出务工的身影越飘越远
只有满面灰尘的土楼
像生命中的碉堡
夜夜守护着父亲的鼾声
和母亲翻身时
轻轻的咳嗽

猛龙渡 | 唐家盐

猛龙渡的狗尾草会说话
贴着车窗向你微笑
那些自拍的身姿
站成娇艳
站成落日
站成静止的永恒

风从澜沧江归来
带来丝丝晨雾
露珠还来不及落江
大桥上的姑娘
踏舟而来
油纸伞下的闲情逸致
仿佛是一首王维的诗篇

我欲乘舟澜沧
唯恐鱼儿惊叫
水上汽艇是恋人的天堂
猛龙渡的美
在于江桥的动与静
在于逐浪之人的忘情
在于自己忘了疲惫
做回鱼儿的样子
翻滚 游戏

玩沙的孩子在挖什么
沙下有童年
有手机找不到的梦幻
还有那些
父母不知道的秘密

在猛龙渡
有时我的相机会失忆
它也找不到
幕后的英雄
那些不知疲倦的创造者
跟这条江一直流淌的信念
坚持潜到水底的眼泪
水和天一样清澈
那是临水梳妆的眼眸
一波又一波藏在心底的跳跃



亮 铿铿的拐杖，目测有五六十根。有单拐，也有双拐。这些都是行走不便的麻风康复者用过的，每根拐杖都有故事。如今他们如列队的士兵，整齐地立在医疗区的角落。在宣传展板上的麻风康复者，大多架着这样的拐杖。麻风病后期，病人出现肢残，行走艰难，要靠拐杖支撑。有的病人足底溃瘍，有的已经失去脚掌。最艰难的是，那些跪地爬行的人，他们每爬一步，似乎都是在向上苍跪拜。在慈善组织的关爱下，轮椅替代了拐杖。那些不能行走的麻风康复者已经用上轮椅，可以自己转着轮椅到院子里晒太阳，或由家属或别的康复者推到路上呼吸新鲜空气，看看绿水青山。

每根拐杖，都让我想起逝去的麻风康复者。它们靠在墙上，就像那些康复者在默默地注视着前来参观的人。

看到那么多的拐杖默默地靠在墙角，我的心情是黯然的。多年前，那些麻风患者，就靠着这些拐杖支撑着他们走过艰难的岁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已离开了人世，只留下这些不屈的拐杖，在与命运抗争。

教学区，与医疗区形成强烈对比。山石屏疗养院小学早已停办，但简陋的教室还在，用木架支撑的黑板仍在，课桌椅仍在，那些翻成毛边的课本仍在。当年学生用过的作业本、半截铅笔、几块橡皮擦，三角尺、粉笔，都躺在书桌上，似乎学校还在，无非是学生们课间活动时间，教室里暂没有人而已。在教室的墙上，悬挂着宣传展板。有李桂科和学生们列队的照片，有学生给王仲元老师写的感谢信，有学生奖状和试卷翻拍，有当年的教学场景。还有社会爱心组织到山石屏考察的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展板，是山石屏麻风历史博物馆悬挂的重要物证。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实物和事件只能停驻在影像之中，这些图片资料大多都是李桂科拍摄编辑的。李桂科说，他儿子考上公务员领到首月工资，就给他买了台佳能相机。他原来用过的海鸥相机只能拍胶卷，已经淘汰。后来买的富士数码相机分辨率低，成像质量差。儿子看在眼里，知道父亲正在建麻风历史博物馆，便给他买了台好相机。这些展板，大多出自这几台相机之手。

当然，也有更早的影像资料。那些黑白照片的年龄，可能比李桂科还大。在这些黑白照片中，有当年防疫站的医生在铁索桥上的留影，比如当年防疫站站长卢洲穿着白大褂、背着药箱的瘦削身躯，有在昆明金马疗养院治愈的麻风康复者医生黄升东与麻风患者在铁索桥上的合照，也有麻风患者在桥上的立像。从照片上看，他们还没到悲伤沮丧的程度，他们依然热爱生活。后来，那座铁索桥被洪水卷走，而在桥上留影的人，也大多已经逝去，这些影像定格了那些瞬间。

稍早一些的彩照，有防疫站人员在渡口乘船的留影，也有李桂科和麻风康复者挖路的合照，还有李桂科和防疫站的同事走在山路中的珍贵影像。再后的照片，则是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场景，配上文字说明组合成展板。其中有意大利爱心组织援助竣工的庆典照片，也有“尊严敬日”活动的集体照、聚餐照，还有大学生志愿者、旅游团队、茄叶村尹钧瑞文艺表演队与山石屏麻风康复者的活动场景。

有组照片，充满了丰收的喜悦。这些照片都是麻风康复者产业发展的记录，比如杨文光养的奶牛、杨兆元种的蔬菜、杨翠莲养的猪、廖多贵养的鸡，别的康复者养的羊群，生机盎然，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息。火红的柿子、翠绿的蔬菜、深紫的茄子、嫩白的萝卜，在地里竞相相生，象征着麻风康复者的新生。

在麻风历史博物馆医疗区的小院里，有株木瓜树，碗口大的白木瓜缀满枝头，给这个充满沉痛记忆的医

疗区增添了几多生气。

博物馆门前，有个五十平方米左右的蓄水塘，旁边有块石碑，上书“福泉”两个鲜红的字。从山间引出的溪水，发出叮咚悦耳的声音流到水塘里。水塘旁垂柳依依，粗如儿臂的枝条直接伸入水面。水塘旁有株板栗树，挂满果实。带刺的外皮已经开裂，露出里边褐色的果实。时序已是中秋，板栗树的叶片仍是翠绿。

从博物馆出来，顺着开满鲜花的小径下行。几十米之遥，便至山石屏的住宿区。灰顶白墙的小楼，种满花卉的大院，开着黄菊、杜鹃、鸡冠花，还有各种绿植。麻风康复者在院内晒太阳、闲聊、发呆，神态安详惬意。稍为年轻的男女，是麻风康复者子女。他们在院中洗衣、做饭。穿着红衫的卫生员宋树江，用水果刀削着水灵灵的萝卜。有几个孩童，在院子里追逐打闹。

山风拂面，鸟语啁啾，院中孩童嬉戏的欢笑。欢乐祥和的气氛，与麻风历史博物馆内的忧伤和沉闷形成鲜明的对比。或者说，崭新的山石屏村，是博物馆的延伸。不忘本来、面向未来，山石屏村，有望成为洱源县发展乡村旅游的示范村。

2022年12月8日，我再次来到山石屏，我请求李桂科医生再带我看看麻风历史博物馆。这一看，又是四五十个小时过去。李医生沉浸在山石屏麻风疗养院数十年的回顾中，而我则再次被深深打动，感叹唏嘘。目前，李桂科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山石屏麻风历史博物馆的二期工程。新的麻风历史博物馆将体现更为专业化。博物馆分古老疾病、山石屏村、消麻历程、坚守初心、大爱无疆、携手共进等五部分组成，还分序言和结语。“古老疾病”包括麻风病名、麻风记载、麻风演变、麻风防治等方面；“山石屏村”包括变迁历程、以院为家、村庄消失、融入社会、美丽家园等四个单元；“消麻历程”包括防治历程及主要策略、流行概况、防治成效等三个单元；“坚守初心”包括卓越贡献、恪守敬业、无私大爱等三个单元；“大爱无疆”包括“慰问送关怀、爱心显真情”等两个单元；“携手共进”包括丰功伟绩、共创佳绩两个单元。可以说，在山石屏麻风博物馆，可以将世界麻风史和整个中国防治麻风的整体状况了然于心。当然，重点还是突出山石屏的麻风防治，起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作用。

连载 93

礼在花间

■ 施福昆

一朵接着一朵，一层承着一层。它们彼此衔接，彼此映衬，颜色不同，花时不同，却又彼此配合，最后成就了眼前这一朵完整的五色梅。

原来，生命的美，不只在绽放，也在绽放的次第。有先后，有内外，有分寸；各安其位，又彼此成全。

古人说：“礼者，天地之序也。”从前说到“礼”，总容易想到人世间的规矩与仪节。可俯身看这一簇小花，忽然觉得，礼原本就不只在人间。

花有花序，四时有节，日月有行。万物各循其道，又彼此相和。

人间之礼，正是古人仰观天地、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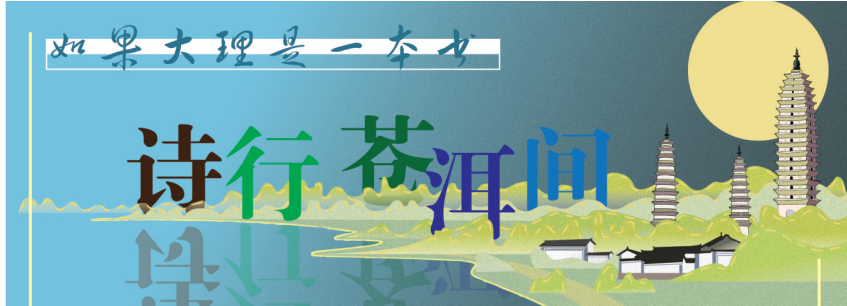
路边长着一丛马缨丹，也叫五色梅，很不起眼。

若不是蹲下身来细看，大概很少有人会发现，这小小的一簇花里，竟藏着这样的奥妙。

马缨丹的花并不是一齐开放的。一朵朵小花，从外向里，次第而开。外圈的已经舒展，里面的还在等待；有的先，有的后，各循其时。再细看，颜色也在变化：黄、橙、粉红，深浅相间，把生命不同阶段的痕迹留在同一个花序里。

它们不同步，却不凌乱。

每一朵都有自己的位置，也有自己的时间。先开的不夺，后开的不急；



栏目策划 洪长青 王晓云 杨磊
栏图设计 何俊偉

龙尾关

■ 朱庭珍（清）

叶榆天设险，
门户雄此关。
襟带半湖水，
屏围万叠山。
风沙逼绝域，
形胜控诸蛮。
废垒斜阳里，
犹余战血斑。

——《大理历代诗词选》

“叶榆天设险，门户雄此关。”百年前，诗人朱庭珍伫立龙尾关，曾经的从军经历令他百感交集，故而写下“废垒斜阳里，犹余战血斑”的感叹。

漫溯历史长河，大理西洱河畔的龙尾关，自古便是御敌关隘、兵家必争之地。关城始建于唐代南诏时期，沿西洱河北岸逶迤修筑，西起天生桥（江风寺），东抵锁水阁，负山阻水，内高外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千年岁月之中，城关之上曾经旌旗猎猎，金戈铁马随长风起落。西洱河畔风萧萧，战鼓隆隆，残阳映血。

时光流转，烽烟终散尽。刀光剑影、鼓角争鸣，化作古城深处悠远的岁月回响。山间驼铃悠悠响起，一队队马帮穿城而过，龙尾关就此成为茶马古道上的咽喉要道。四方商贾汇聚于此，各族语言交织，南北物产互通，市井喧嚣繁盛，满眼皆是人间热闹。

历史的风吹皱西洱河，拂过千年尘埃。

晨光初绽，龙尾关下，黑龙桥桥头炊烟袅袅。馒头铺热气氤氲升腾；米线店灶火舔着锅边，肉香四溢；街口手推车上，炭火烘烤着软糯的饵块……龙尾关当下的每一天，就这样热气腾腾地开启。将近巳时，街市两侧的店铺陆续开门营业。理发店、裁缝铺、手作小店、百货铺与各色食店鳞次栉比，琳琅满目。城楼下新开的西餐店里，煎烤着的牛排滋滋作响，黄油与咖啡的香气漫出窗外。街区遗存的古井、古院落、古城墙前，各地游客驻足拍照流连。待到夕阳西下，暮霞如锦，依旧染红城楼飞檐。几位白发老人如常坐在大青树下闲话家常，邻里笑语温和。

岁月安然静好，又有几人会记起遥远时光里的鼓角铮鸣？

如今，我也伫立在龙尾关的市井烟火里，抬眼望见龙尾雄关。古城楼巍然矗立，斑驳城墙烙印着昔年风雨，西洱河水奔流不息。从沙场险隘到茶马古道，再到藏于现代城市肌理之中的古街，岁月沉淀下千年厚重底蕴，凝着一城山河，半部沧桑，半部繁华。

（杨磊）